



道別活化廳 迎來更尖銳的公共藝術討論

黃津珏

「公共藝術家要謙卑，創作前先要像學生那樣到社區去，尊重這個社區，找尋當地的特質，以藝術手法加以彰顯。所以公共藝術家可說是為人服務的僕人，而非像神那樣創造一些傑作來供人膜拜。」

- 陳育強

公共。社區。藝術。

一些不斷被當代詮釋的字眼，加在一起，成為近年潮語。

社區藝術的興起，或多或少與資助藝術團體和政府推動方針有關：因為藝術與社區連結，行政思維下有一大堆好處。例如這麼「虛」、這麼「無用」的藝術，在社區的框架下「成效」立即變得具體，容易量化。藝術於市場外的重要意義本來抽象而無形 (intangible)，所以藝術回饋社區之名就變得相當好用，資源調動也較為政治與道德正確。近年「社區面向」成為許多藝術項目的評審要點，而不少藝術家也樂於「著地」，或「落區」。有藝團以社區之名辦巡

演，到天水圍搞一場演出也會自稱社區藝術，當中的社區性相當值得爭議。以目前藝術投標的情況而言，恐怕說自己有社會面向就是著數一點。而不少評審甚至藝術家也缺乏批判社區藝術成效的能力；始終藝術之於社區，千絲萬縷，難以言明。

社區藝術興起的另一原因，是社區真的病了。在新自由主義、都市仕紳化、財富不均與各種政見拉扯底下社區被撕出一道大大的裂縫。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許多藝術家們也

希望走出白立方(white cube)，走入社區，運用自己的技能修築社會；就是社會越大鑊，就越多社區藝術。日本傳統工藝有種以金、朱漆補合破爛陶器的技術，名為「金繕い」(Kintsukuroi)，意思即是以金修復。社區藝術目的意念相近，只是要修補無形的裂縫，更難。油麻地活化廳以「藝術活化社區」又或「社區活化藝術」的實驗平台自居，雖然成為不少人眼中的社區藝術先鋒，但去年年尾工作組帶著許多的反思與提問宣佈結束營運。七年心血，這個實驗平台最大的功勞可能就是發現更多關於社區藝術的新問題。一班謙卑自省的經營者，不自以為是，甚至以反藝術手法詰問藝術與「街坊」之間的關係，對筆者而言是活化廳最寶貴的地方。

當藝術落區成為常態，我們還見到一個有趣現象，就是在近年各種社會論述和活動之中，字眼上「文化」與「藝術」的理解呈現多方重疊，甚至能混合使用，好像文化議題都會(可以)交與藝術家處理。我們當然重視藝術家的敏銳與策劃能力，他們能主觀地把社區的象徵意義陳述(represent)出來，但文化與藝術在本義上的差異有時候會左右社區的敘事方式。人類學家Igor Kopytoff在《物的文化生命史》(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一文中討論文化賦予商品的不同意義。物在商品化的兩極游走，面對純商品化與非商品的象徵化過程，物的同質性(homogenius)就是商品化關鍵。他指出文化有對抗商品化的特性，因為文化令部份物件保持明確的單一性(umambiguously singular)。當代藝術的訓練讓藝術家能在日常文化當中提煉作品，令原本平常(ordinary)的文化昇華成非常(extra-ordinary)。弔詭的是，這個非常化在都市化市場下是搶手貨，所以在這個意義下而言，藝術家的敘事反而令原本明確的單一性變得曖昧(ambiguous)，因此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藝術家的所謂「再活化」社區，往往只是重新把社區再次放回全球化市場的競爭之中。

2012年Festa Graffiti Busan邀請了知名德國藝術家ECB(原名Hendrik Beikirch)參與。ECB作品以單色人像畫，並以人像本身豐富的歷史背景呈現社會問題。ECB以他親自訪問過的一名六十多歲老漁夫作為釜山作品主題，把這個海岸都市化受害者的肖像製成F A成全亞洲最大，逾七十米高的巨型壁畫(mural)，張望象徵該區仕紳化的建築羣Haeundae I'Park，畫面相

當震撼。正因為震撼，很自然地就成為廣安裏海灘的新旅遊景點，這個也就是為何釜山文化基金會近年積極推動次文化的原因：他們深明次文化、年青人的社會性作品，與旅遊業息息相關；他們也習慣用發展旅遊業的框架去了解他們一無所知的次文化，因此看來相當開明。ECB作品具社區面向，企圖為當地弱勢發聲，他的作品與該區士紳化的關係十分具爭議性。假如一個藝術家的良好意願最終也能被利用成為推土機一部份，那麼藝術家該當如何自處？

維也納學者兼藝術家Barbara Holub編寫的新書《Planning Unplanned》裡試圖回答的，就是這些關鍵性問題：藝術除了藉著展示來寄望引發社會進步外，能否進入真正的角力當中，直接做成改變？怎樣拯救公共藝術不再被功能性地成為當權者掩飾政治政策上失誤的工具？Holub與建築師Paul Rajakovics成立了跨藝術、建築、都市設計與都市介入的團體transparadiso，實踐「直接都市化」(direct urbanism)並以「藝術性策略」(artistic strategy)解決都市與社會問題。直接都市化靈感來自無政府主義者Emma Goldman提倡的工人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而在Holub的論述當中，都市化不應該視為等同於私有化，都市生活場景不應該等於商場商店等等的消費空間；真正的都市化是甚麼？是允許羣眾擁有公共分享的空間，包括所有節慶、公眾活動與祭祀，凌駕並包容不同的利益衝突。這些空間與權利的實踐，必須經過長時間孕育，因此要在市場帶動的都市化當中介入，在高度管理當中釋放另一種容許無預設計劃的發展可能，就是藝術家作為都市化當中要員的原因。

Holub把藝術和藝術性策略明顯地分開，認為在都市化的逼切情況下，我們需要的是更多藝術性策略，而非藝術品。建築師與規劃師的訓練往往是為了針對客戶委託或市場競爭，業界並不鼓勵社會性行動，亦甚少人敢於抵觸客戶，反建議也只能在很大的局限內實踐。藝術家參與計劃的最大意義並不是製作壁畫、雕塑等等的所謂公共藝術，而是能用自己方法定下工作題目，於都市規劃的想像中應用當代藝術的思考與論述，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下批判一般規劃師無從左右的議題。藝術的脈絡當中，鼓勵批判的藝術通常只是短暫地存在，好像在雙年展與其他文化項目當中，又或被誤會只能夠短暫地使用藝術。這些藝術家和創意工作者被放置在暫時性的場域，因此所有社會



(圖片來自hendrikbeikirch.com/)

性評論都有機會被挪用到仕紳化過程之中。要打破這僵局，藝術性策略必須要長久地參與都市規劃，還要主動進入真正的政治場合，配合政策的改動，例如穩定樓價措施、租金管制等等，藝術才能夠避免成為帶動仕紳化的兇手。

Holub認為無論是規劃師與藝術家，本身都沒有任何正當性(justification)以空降形式去干預社區生態，因此必須主動去理解社區需要，並成為社區一部份。transparadiso於2012年與奧地利一個人口不足一萬人的小鎮尤登堡發起Paradise Enterprise計劃，區內孩童渴望有一個BMX單車場地，因此transparadiso的「作品」就是與市民一起設計與開發泥地單車場。Holub在計劃當中強調必須要有足夠時間(花了3年)去了解這個社區項目，由於不是短期即時的計劃，也因為只面向小社區，因此計劃不能夠評審，不應該以數字評估。借學者許煜的講法，當代都市化與文化工業已完美地結合，任何以為可以策略性地參與其中以發展本土文化的嘗試最後只是為其錦上添花，而藝術團體辛苦經營出來的成就(包括將藝術大眾化等)也只會成為附帶的價值(positive externalities)。因此藝術性策略的重要性便在於其去藝術，甚至反藝術的主張。如果我們在這個意義下再思

考活化廳，它本身就已經掙脫了藝術帶動舊區仕紳化的必然定律，看似相當草根，甚至「騎呢」的面貌底下，是一種拒絕空降預設美學的社區藝術。這種社區藝術，我們或可以稱之為Ambient Community Art，是隱含於社區當中的藝術視野，不依賴藝術的representation，藝術家不再問社區怎樣可以享有更多藝術，而是把問題倒過來，去問藝術家為何屬於這個社區。因此它成為一個情境(situation)，讓我們追問一些正確的問題：社區藝術與資助、時間、民生和政治的關係。所以社區藝術想梳理的，實際上並不是藝術或美學的問題，而是日常文化問題，再於日常當中栽培美學。

Holub與眾多藝術家在《Planning Unplanned》裡面嘗試直面新自由主義、都市仕紳化與當代藝術的糾結，努力回答當前最困難的問題。其中Anette Baldauf直斥推崇「創意階級」的Richard Florida只是在公共議題當中對資本家獻上特權，把都市景觀任由企業去消費；創意階級實際上與藝術與創意毫無關係；如果以創意階級來回應經濟困局，只是在抹殺一同經歷城市興衰的原有創意羣落。Baldauf認為藝術家要抵抗仕紳化，就是要佔領(Florida says gentrify, we say occupy)：藝術家必須積極參與全球佔領運動。說回香港，因為社區本身而佈滿密密麻麻的創傷，為了回應議題的藝術

家，與為了掩飾議題的藝術家，在發展願景的意義下是呈內戰狀態。好像衙前圍村縱火案後為保護社區的示威性藝術作品，與此同時劃平社區的市建局也會有大量資源投放於社區藝術當中。有興趣的話不妨翻查市建局「藝術文化融入舊區」夥伴項目網業，我們會看到為數不少的「良心」藝團其實並不抗拒拍賣舊區得來的「陰鷺錢」。在政府盲目相信文創帶動經濟的時代，作為藝術家當如何獨立自處？我們除了杯葛以外，還能做甚麼？杯葛就是最好的決定？拿取資源社區藝術還能夠獨立嗎？藝術家的參與與香港特色的仕紳化有著怎樣的關係？當然像親建制團體「文化葫蘆」、親建制學者葉長安(Alvin Yip)等人而言，最壞的年代顯然就是最好的年代；這麼多文化資源置於面前，盲目的人確有福了；而我們確實看到越來越多文創中介公司出現，矛頭直指這些「文化蛇齋餅粽」。正如學者Marius Babias所言，這是個

把損失大眾化，把得益私有化的時代。如今全球文化藝術工作者，已不能再自圓其說，含混過去，砌詞狡辯。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展開更多更尖銳基進的對話。不要成為文創推土機，不要服務魔鬼時同時把社區掛在嘴邊；那怕可能真相就如Holub所言，這個城市需要的是更多藝術性策略，而不是藝術。



我 與社區藝術

Irene Hui



心目中嘅社區藝術係：

#有藝術 #有愛好藝術嘅人 #有街坊#街坊玩埋一切 #街坊俾意見 #社區某個角落 #有空氣 #邊個都可以主導 #生活議題 #生活元素 #政治議題 #最好沒門檻 #喺街果度 #自然發生 #由下而上 #無商業性 #無地產霸權 #有冇延續性都唔緊要 #藝術自由 #有特別想突出自己的意圖 #笑住做 #享受過程 #有目標 #有理念 #可即興 #唔好嘍一年前plan定好耐嘅program #可以變嘍 #可以有大有細 #有年齡限制 #媒介表達個人情感

2014年11月我喺自己同工作嘅附近，同一個朋友同埋有2個大學同學仔幫手，喺太平山街搞了一個小型藝術分享，起了一個9唔搭8嘅名，祇係剛想起個名嘅時候身邊有個在畫廊做intern 嘅女仔，就用她個名起了“Dear Sally.....with love@Tai Ping Shan Street”。有幾樣想法嘅，當然有不同公共空間測試，同埋以同一個議題，去不同地區、不同空間、面對不同對象。我同朋友都係支持雨傘運動，認識唔少金鐘同旺角嘅藝術家加埋其他支持者。

個Event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640129772771004/>

分別有：

DRAWING AND DISPLAY BY VIN - PHOTO BY KS - SKETCH BY ROMY - PHOTO BY CHRIS - SKETCH & SHARING BY FLYING PIG - SILK SCREEN BY BATEARS WORLD - PHOTO AND SHARING BY BUY YOUR OWN DREAMS - HAND PAINTING BY TOT O CLAND - ART DISPLAY BY MALAYSIAN ARTIST YEO KK - SINGING AND MUSIC PERFORMANCE BY KOREAN GROUP - SINGING AND FLUTE PERFORMANCE BY AN UNIVERSITY STUDENT - CONTEMPORARY DANCE BY LOCAL DANCER - VIDEO AND INTERVIEW BY UNVIERSITY INTERNS

差不多所有嘅參與者都係簡單裝備：一塊布



至於其他接枱呀接機呀，都係街坊借出



以下係一位馬來西亞社區藝術家與我的訪問，希望你哋分享，佢哋點睇同將重點放喺邊度。

與Irene訪談的關於太平山街節日2014-2015
2015年5月20日在15:01

[訪談 - 2015年5月18日 - 於活化廳，香港]

Yeo：在這個太平山街節日你的工作是？



我：首先選擇她的位置。因為她就在我住的附近及我在附近畫廊工作。我協助工作真的不太多，主要為藝術家建立自己的攤位，當然還要留意現場街道情況。我們希望，可以更有效地表達。

Yeo：你如何形容你的團隊組合？

我：主要以實習生為核心組織，Larry和我滿意這次的組合，我們只需要大約一個星期前的時間去安排，快速有效完成。我認為一個組織，過大是不好，小的是比較容易控制。

Yeo：微型組織？

我：這不是微型，但屬於小型。微比小更小。

Yeo：你如何選擇的人，以幫助這個事件的？

我：我其實沒有選擇Larry。祇是Larry總是有相同的角度和目標，希望為社會做得更多。多做點事，這樣藝術家可以面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區展示自己的作品。Larry組織了Artsteer group，我參與了他與大學的社區藝術活動中，認識實習生們。之後我們祇須要在一次的會議，已經能定下日期和地點及如何尋找的音樂家和其他藝術家。Larry與實習生們都有一定的工作量。我是比較輕鬆的。

Yeo：在這個節日裡，什麼是節日期間你最喜歡的時間？

我：整體來看這件事本身是很好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我選擇最好的，我想我會選音樂會的那一段。因為它是吸引路過的人，放慢或停

下腳步，觀察留意週邊的展示。總括來說，這種吸引力，令整件事變得完美。更有不少參與的人和街坊都將拍了照片，張貼在facebook event上，這也是一件好事。更新網頁的工作，不祇有我。

Yeo：舉辦這類型節日，你的鄰居認為這是好事？

我：是。

Yeo：在一個開放的空間既做一個event，你有沒有因為聲浪遇到不愉快的事？

我：目前沒有。他們甚至希望我們能再舉辦更多這樣的活動。所以在新春期間，我們派送了一些揮春，更在排擋張貼羊年揮春及水墨畫；排擋擋主告訴我，每個週末都有很多遊客和當地人會同作品拍照。更有一些攝影師及我的朋友問我，“是誰畫的這幅美麗的水墨，及這麼好的書法？”。我回答：“是我們。”。非常愉快和歡樂的氣氛。

Yeo：本次活動結束後，是否有任何人給你意見或建議嗎？

我：呃.....就像在開始的時候，街坊經常問我會再組織這些活動嗎？他們建議我每月搞兩次。又問我們是否可以在聖誕季節組織類活動。我們會繼續嘗試多點分享和組織。

一件小事

散記「點一盞燈撐衙前圍」前後

Yentle Tong



(圖片來源：衙前圍村重建關注組)

衙前圍村被市建局收樓，談判仍未結束，卻發生不明火災，村民損失慘重，人心惶惶。希望大家幫手廣傳，一人一相撐村民！有燈就有人，齊齊趕走黑暗！

其實活動簡介兩句說完，只一班朋友心有躁動自發想做的一件小事，受邀要寫文兼談社區藝術，實有點不知所云，惟仗仗零碎的記憶東拉西扯一番。活動原意是圍村火災後與德昌里一班朋友開會，大家擔心村民之餘也想表達一點支持。想快又想多人參與，就決定開了facebook event。

若硬要說community，也只能說說facebook的community。其實自己本很少在意facebook，平時隨便看看，絕少留言，按一下like也要思前想後，打個status更是深思數天的大功課。這次傾過一晚後自己又有點心急，決定不如就粗粗地試開個波。要說反應好不好，初哥如我實不懂判斷，只記得開頭個多星期，每天都不斷關注有誰like有誰share、有多少人參加了，把大家的相片下載，砌合然後出新的post，為了保持「見光」。回想那段時間，心神被虛擬世界的種種牽扯而忐忑，若要對比現實中具溫度的相處，到底孰比孰真實，倒也不易說清。唯一記得是有位share的人說：「雖然點燈抗議真係左膠到極點，但呢件事應該比更多人知道」。

左不左膠的討論，我沒接下去，猜大概是跟所謂成效有關。社會運動、或與社運相關的文化藝術活動，多少也會有成效的考慮。而所謂成效，對於要求理性(而非訴諸情感或恐懼)的動員，要一下子在實際層面推倒整個勾結的制度、壟斷的意識霸權，到底是過於浪漫。餘下可衡量所謂成效，彷彿就只關注的人數。若不投合主流媒體做勢，就看facebook有多少個like、或者視覺上夠不夠衝擊(張相靚唔靚)。既然選擇了facebook也得知己知彼，而當然「靚唔靚」的問題也可有排拗。相信好的藝術自有撼動人心的力量，而力量的大小除色彩構圖外，大抵是意義的問題。

起初大家想到用燈，其實也沒細想意義、或效果的問題，對於post相的要求也沒說清，只自己試拍一張與光源的合照，希望別人能意會、或是順勢發揮。後來陸續收集砌合大家的相，將大小形狀不同、色彩各異的一點點光，拼成燦爛的畫面，讓人會聯想到火，但沒猛烈成災；想起燭光，卻非千篇一律；只是把每點微小的暖意、每點曾照亮自己的光，集結。後來有些朋友會加入文字表達、有人用慢快門拍下用光劃出的文字軌跡、亦有人用紙雕空了個「撐」字，然後從後打燈把字透出來。其中印象深的是朋友Terry，用手機螢幕打著「百姓點燈」四字，才猛然醒起「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個典故，心覺一矢中的，也算是活動拉合的臨時社群中互相激發生產出來的意義。

值得一提是H15關注組的May姐，除了自己早已早已自拍參與，她本身是做手飾、也是各種手作的能手。她在灣仔、深水埗幾場撐衝前圍的地攤活動中，擺檔教人做環保手作，用回收鋁罐雕成美麗的燈罩，朋友亦幫忙替參與的街坊拍下拿著製成品的照片。雖然照片都在日光下拍，美麗的燈罩並未點亮，且工作坊的出品亦大同小異，但想到May姐和義工朋友們，莫管大汗淋漓，逐一與參與者解釋為何撐衝前圍、為何造燈，將本來只發生在冷氣房電腦前的網上活動，真切地帶到街頭，既感動又汗顏。

後想到村民未必會用facebook，又想讓他們看到網上大家的支持，碰巧得知村民會辦火災後的記招，就倉卒把照片逐一印出來、打窿、用麻繩串成一串串。事前沒與村民仔細商討，也沒跟左右鄰里溝通，當日到場才決定掛在活力士多前一個空檔位的橫杆上，一來想接近記招的地點，二來也想在災場瓦礫前做個對照也好、回應也好。當天的反應不算熱烈，村民看著我們在掛相也有點不知所以，解釋一輪後只點點頭，然後各忙各的去。

幾個星期後，收了些新相，就想再印出來去圍村掛，結果發現之前印的薄相紙，實經不起風雨，麻繩一串串也紮不緊，被吹得飄零落索，於是決定先全部除下。本想順道與村民傾吓偈，結果卻沒遇上，反而一路拆相時，遇上平時在空檔前面擺攤的一位婆婆。一見我在拆相，她就說：「呀姐姐，今日拆啦？咁好咯，唔該晒！」心裡一沉，不知她是否很討厭這堆東西、或與村民有積怨。再說幾句才知道，她是鄰村街坊，逢周末都會來賺點外快。擺攤的位置沒瓦遮頭，她通常會坐在空檔內透涼兼可看著貨物，掛了相就擋了她視線，出入也要繞道走。我連說不好意思，也順口問問她知不知村民現況，她開口就說：「之前話俾十幾萬佢地走，佢地又唔要……」心想：哎，挑戰來了，在社區就是要直面價值不同的人。嗯，儲一啖氣，我說：「咁你同佢地都嚟到咁多年，唔捨得嘛，就算十幾萬都有得咁計啦！」她就

點點頭，「咁又係。不過如果早走左，就唔洗宜家咁陰功...」原來是一場街坊替他們心痛。再傾下去就是些例牌問題：你讀緊大學呀？你地搞哩啲有冇錢收呀？我笑笑也逐一回答，就如遇著姨媽姐姐。

臨走我淘幾塊錢替她買了個環保袋把拆下來的相袋走，她又多拿兩個說要送給我、又叫我有空要再來。想起上次村民雖沒說幾句，但記招後活力士多的李生也從舖頭拿來大堆飲品汽水，說要請我們喝。或許社區的實驗，就是先打開自己送一份禮，莫說藝不藝術、物質非物質，就如請吃個橙、開口搭句訕一樣平常。說是實驗即沒固定的公式，每個人性情習性不同自會有不同判斷、不同反應，往後如何或許得靠持續的累積，也看緣份和造化。自發的活動本就不需要交數，太著重計算關注的人數、或收集持分者的反應去衡量成效，或者都有點本末倒置，反而記著當中令自己有所反省的每件小事，或許才能摸到走下去的路。

市建局x*#% 做什麼社區藝術對談

區健明

去年六月，我和丁卓藍退出了早前參與的、兆基創意書院主辦及市建局市區更新基金資助的「九龍城社區藝術故事展」。七月，我們寫了一篇退出聲明，內容包括：不同意用市建局的錢做社區藝術；社區藝術的發生無需依靠市建局的資助；市建局一面搞社區藝術，一面迫遷強拆，消毀社區，藝術失去意義。

退出是次展覽後，我們完成原定的作品，包括我跟九龍城舊區街坊敏叔合作的《撕詩有情》和丁卓藍置於衙前圍村的《呢到就係我屋企！》。阿藍帶著六呎乘六呎的紙札屋，跟衙前圍街坊在七一遊行擺街站。在七月的衙前墟內，我們發起「正念護村活動」，召集支持者在白布上為抗爭村民留下正面字句。

幾個月來，九龍城社區藝術展剛完結，而衙前圍村的村民又繼續被迫遷出。我們想，在退出和後續進行的社區藝術上，有更多值得反思和討論的空間。

區：區健明

丁：丁卓藍

區：記得當時是你先問起我對這個藝展的想法，我們才發現大家都有不確定的感覺。後來我們還掙扎了一段時間才做下退出這個決定。不如說說當時的掙扎和猶豫？

丁：參與這展都抱著一個嘗試的心態。但過程中心裡一直不安，我嘗試尋找這種不安的源頭。用市建局錢做社區藝術是什麼一回事？不用這些錢是否「潔癖」？諗到頭爆就問身邊不同人的意見，繼而找到你討論。有些朋友給我們類似例子，如起動九龍東，我們借鑒前人事件再反思。後來發現這些好像都沒有對與錯，只是你選擇甚麼身位，相信怎樣的藝術。然而，明顯我是過不了內心這關，根本現時的「市建局」和「社區藝術」就是直接矛盾。當我看到2009年衙前圍村的天后誕的照片，再對比現時的衙前圍村狀況，請不要再跟我說市建局要做社區藝術。

區：是的，跟你一樣因為對社區藝術有興趣，又未試過，便抱著「試下」的心態去參與，現在回想，其實當時都不夠清晰什麼是社區藝術。雖然知道計劃由市建局資助，感到矛盾，但十分天真地以為只要好好地運用這資源去做些對社區「好」的事，便可以轉化這種「惡」。後來，跟你和朋友們討論，我發現自

己其實感到十分矛盾，不斷思考：「市建局的社區藝術，對被重建巨輪下的社區會做成正面的影響嗎？」「這不夠荒謬嗎？正當嗎？Make sense嗎？」在掏出自己的內心的信念感受後，我便很清楚自己不相信「市建局社區藝術」，不願成為市建粉飾太平的一份子。

接著不如說說我們做社區藝術的經驗？《呢到就係我屋企！》是怎樣的一個作品？它跟社區／社區藝術有什麼關係？

丁：這件作品是源自九龍城社區藝術故事展，開初打算錄些九龍城舊舖的聲音去一些商場、已建設的地方播出來，想有種對比，讓公眾感受以前和現在的不同。後來再想，當情況很危急時（衙前圍面臨無理逼遷、九龍城到處都在建牙簽樓），究竟社區藝術是為了甚麼呢？在的腦海中，現時的社區藝術好像都是因著社會的問題而起？最普遍的如重建，因著現時政府的暴力重建，人與人的網絡、最原本有當地色彩的事物都會因「重建」更新而消失。包括樹木。

做紙札屋是想簡單直接的說衙前圍的狀況。這屋就如村內已被拆了屋的重生，用紙札呈現是表達市建局和地產商恐怖的感覺。外面貼上的口號是摘取過往不同地區受重建影響的抗爭口號，這想有一種連結抗爭的意味。屋裡頭貼了一些照片，這些照片是一個重建街坊被逼遷時在家中不同角落寫下的抗爭文字（我第一次看時感到很震驚），我以屋內空間嘗試重塑那個場景、那種堅決守護屋企的態度。

想到用紙札做作品的時候，因為訂造較貴，決定自己做。在打探香港紙札的情況時，去了深水埗、紅磡、九龍城仍有一些用手做紙札的店，跟他們談天，觀察他們如何做紙札（現時仍用手做紙札已不多，大多數都是大陸工廠製）繼而再確立用紙札手藝和形式表達重建的問題。過程中，深水埗寶華紮作告訴我去榮記山貨店買竹篾，找到榮記買竹篾，老闆又教我去深水埗隆記紙行買紗紙，買完回去榮記，老闆娘再教我用麵粉開水做漿糊最實淨。我覺得在買材料的過程，已感受到很強的社區網絡。而這個作品與社區的關係，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吧。

區：對。在協助你完成這件「作品」的過程中，我們所得到的資源都是來自社區或社群本身例如紙札店老闆們、紙札師傅黃生所傳遞的

技巧和知識、藝術家盧樂謙借出青春工藝的場地、身邊朋友付出時間幫助、衙前圍村村民也一起落手幫我們，也關心我們兩個學生需不需要資助。

丁：那麼你和敏叔的《撕詩有情》又是怎樣的？

區：跟我一起創作的街坊敏叔，是我在九龍城寨公園認識的，認識的過程中發現可以合作玩一些東西。我們共創關於九龍城的詩句，再對他獨有的撕紙藝術撕出詩句，把它們貼於九龍城的街道上。特別的是，原來敏叔是個稍有名氣的撕藝家，時不時被邀請到學校、節慶活動表演和教授撕紙。所以他比較習慣接受單位的要求和指令，如表演什麼、參加者請他撕什麼字。所以，在解釋和鼓勵他去想像做什麼作品這方面，對他來說是十分新鮮好玩的。另一方面，在一起構想有關九龍城社區生活的詩句時，敏叔可能偏好描述社區美好一面，而我心底卻期望做些比較批判的作品（因為在傾計的過程中，他也對社區中的權力關係十分敏感，如食環執法手法、種族歧視等）。但我很快便明白到，這些想對社區說的正面的說話，全都是來自這位街坊的心底話。如果那是違反我的價值的我可以跟他討論，否則應該尊重和保存於作品之中。我想這個不是由「藝術家」主導的結合過程，已是社區藝術其中一種重要元素吧。作品展示了我和敏叔的合作，介紹了社區連結和社區自發的想像和可能性。希望街坊看到能明白，我跟敏叔的合作「玩嘢」其實不需要因為這個計劃，社區中的街坊想玩也不一定需要政府或區議會搞。

丁：聽說你在退出前遇到不少行政阻礙，不如分享下？

區：在參與是次社區藝術展覽的過程中（退出之前），因為種種死板、生硬的行政程序和規條，我感受到由上而下的組織方式如何阻礙了這些社區藝術活動的發生。我原本設想的《街坊J A M歌》活動，是一個讓同樣喜歡玩樂器

的街坊互相認識，然後發現共同創作可能的活動，但因為主辦單位兆基書院需滿足與市區更新基金所定的活動條件（其可以被「參與」或「觀賞」的性質），這活動形式被要求變成一個表演活動。這也反映了政府如何看待公共，難度只要他不是一個官方表演，玩樂器的街坊就不是參與者嗎？途人就不是觀眾嗎？；另一方面，為了滿足計劃要求的藝術家和作品數目，我被臨時要求多做另一份作品，以把我和敏叔上呈基金為兩個獨立藝術家，有兩份獨立的作品。其實，主辦單位在配合和協助藝術家方面是十分積極的，只是在這些程序上便變得很不靈活。這些看似微不足道，卻正呈現文化藝術活動在政府干預下如何變成僅需向上呈交的數字數據，失去自主自由，淪為「做show」。

丁：嗯，是的。這間紙札屋大概在藝術展裡亦不會被通過，因為官方會覺得題材太敏感。